

# 伊战后海湾地区的石油地缘政治分析

王 猛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伊拉克战争并没有改变海湾石油的重要性, 却使海湾地区的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变数加大: 美国和俄罗斯对沙特在石油市场和欧佩克的主导地位构成严峻的挑战; 伊拉克在石油市场上正在逐步回升的影响和伊朗政局发展的不确定性, 使得海湾地区石油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复杂化。

[关键词] 伊拉克战争; 石油地缘政治; 海湾石油; 海湾国家

[中图分类号] F407. 22;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951( 2004) 05- 0010- (06)

伊拉克战争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首场国际战争, 虽然打着“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旗号, 但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石油地缘政治背景。在可预期的未来, 石油仍然是世界能源消费的重点, 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将处于领先地位。随着其他地区石油蕴藏量的枯竭和产量下降, 海湾石油占世界石油储量的比重将在本世纪内由 60% 增加到 70%, 海湾国家的石油蕴藏量将突破 8000 亿桶(约合 1111 亿吨), 并可维持现有产量 100 年不变。而且, 由于国际经济复苏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 世界经济对海湾石油的依赖度将由 2000 年的 42% 提高到 2008 年 50%, 以海湾为中心的中东地区, 仍将继续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中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舞台。然而正如古语所说,“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 作为拥有丰富战略资源但国力弱小的海湾国家, 当他们听到伊拉克宣布核查人员可以对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任何地点进行搜查和检查时, 就已经深深地知道, 一旦在“反恐”和“反扩散”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 以往奉之为和平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将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主权保护。因此, 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 虽然海湾石油的重要性依然如故, 但随着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重新洗牌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石油多元战

略格局的隐然若现, 海湾地区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斗争的重点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都可能要发生转变和换位。

## 一、沙特: 石油地缘政治中的泥足巨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沙特都是个名副其实的泥足巨人。虽然王国的石油储量占全球石油储量的 1/4 强, 但沙特石油经济的逐渐衰落, 其实是一个早已有之的趋势, 伊拉克战争只是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沙特曾经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尤其是在确定油价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作为一个“浮动产油国”(flexible producer), 沙特是世界上唯一有办法通过机动生产能力(spare capacity)的大量增产或减产来影响油价的国家。沙特在维持世界市场油价稳定方面功不可没! 当然, 稳定的石油市场和适中的石油价格符合沙特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但这一切正在成为历史! 伊拉克战争后, 欧佩克在石油市场上的地位和沙特在欧佩克中的主导地位, 同时遇到了俄罗斯和美国两方面的威胁。

俄罗斯的现实威胁在于它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和较强的综合国力, 它与沙特在石油问题上的明争

[收稿日期] 2004 04 26

[作者简介] 王猛(1971- ), 男, 江苏南京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中东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

暗斗将会对世界经济、美国的能源安全、俄罗斯的全球角色、沙特及欧佩克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sup>[1]</sup> 就现在来看, 俄罗斯还不太可能取代沙特成为国际市场上最有影响的产油国, 但它在产量决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欧佩克对之不会、也不能置之不理。2003年9月, 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代表法赫德国王对俄罗斯进行了自1932年建国以来的首次元首访问, 并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合作稳定世界石油市场达成了协议, 各自的石油部长还签署了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协议。<sup>[2]</sup>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资料表明, 把“已经确认的石油储量”同2025年有可能追加进去的“潜在储量”加在一起, 居第一位的沙特是2980亿桶, 俄罗斯将超过伊拉克成为第二位, 是2070亿桶。从现状看, 沙特和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大致持平, 但俄罗斯是世界上增产石油最多的国家, 已经连续四年日均产量增幅近60万桶。更严重的问题是, 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不但没有为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做出牺牲, 还在贪婪地蚕食着沙特等国的奋斗成果。而且俄罗斯不畏惧沙特的价格战威胁, 因为它对石油的依赖远小于沙特, 如果进行价格战, 俄罗斯自信会最终胜出。“9·11”事件的爆发, 使得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天然气供应国的俄罗斯看到了它取代沙特成为西方石油主要供应者的希望。而华盛顿也认为俄罗斯可以成为抵制欧佩克石油协议的理想角色。2002年5月下旬, 在莫斯科的美俄首脑会议上宣布建立“新能源伙伴关系”之后, 俄罗斯的原油日产量飙升至740万桶, 并已经着手在摩尔曼斯克修建向美国出口原油的大型港口, 从这儿出口到美国的原油, 每桶价格将会与中东国家差不多。<sup>[3]</sup>

美国对沙特在石油市场上主导权的影响, 主要在于它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对世界能源45%的巨大消耗上, 而这对沙特来说才是结构性和致命的威胁。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 削弱欧佩克已经成为美国能源政策的既定方针, 它致力于实现两个目标: 一是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所需的石油供应; 二是保证美国不受制于欧佩克产油国、尤其是不受制于海湾地区国家的石油出口。近年来, 美国通过建立西方石油战略储备, 促进欧佩克内部分化以及扶持非欧佩克生产国等手段对其进行打压。“9·11”事件以后, 美国强化美俄能源合作, 加速里海油气开发, 抢滩非洲石油, 加紧抢占石油地缘战略支点, 力求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新秩序。与石油产业关系密切的布什政权已开始改变资源外交的轴心, 正在从以往依靠沙特的路线向重视俄罗斯、中亚

和北非的方向转移。随着利比亚宣布放弃核开发, 美国的石油企业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利比亚的油田。2002年9月中旬开工的巴库-第比里斯-杰伊汉输油管道, 既绕过了俄罗斯又独立于欧佩克, 建成后将成为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又一强大杠杆。美国能源部长亚伯拉罕称, 这条油管是美国“石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sup>[4]</sup>

在过去的70年间, 美国和沙特一直维系着“石油换安全”这种特殊的相互依靠关系。各自的利益需求使沙特和美国结成了同盟: 美国是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之外最亲密的盟友, 沙特是美国在海湾甚至中东地区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柱。美国把沙特作为其中东和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 以实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 而沙特则一直在谋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 以便长久地维持沙特王室在国内的统治并抵御外来势力的种种挑战, 确立沙特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地位。因此, 即使在石油禁运期间, 沙特对美国的抵制也是温和而有节制的, 不触及美国在沙特和中东地区的根本利益, 而且沙特为了维护其对美首要供油国的地位, 并由此确保沙特对华盛顿的政治影响, 多年来销往美国的石油一直比卖给欧洲和东亚的石油价格每桶便宜1美元, 美国因此每年从中得到6.2亿美元的实惠。可以说, 利益诉求是沙美双方关系的基础, 石油是联系两国关系的起点与基石。但是现在这一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沙特王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而言, 虽然迄今为止一直是由美国资本来主导, 但自2003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退出天然气开发谈判以来, 这块蛋糕已经由欧洲、俄罗斯和中国来瓜分了。而且尽管多年来美沙间石油供求关系一直平稳,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1991—2001的10年间, 沙特石油在美国进口石油中所占比例已经从24%下降为15%。<sup>[5]</sup> 而与此同时, 沙特却从中国最小的石油供应国成为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2003年9月欧佩克决定从11月起把原油生产的上限减少90万桶。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周年前夕,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升至13年来最高点。2004年3月17日, 纽约市场轻质原油期货价收盘时达每桶38.18美元, 为1990年10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标价稍低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一揽子油价近日也攀上每桶32美元的高位。即便如此, 2004年3月, 沙特还是一改往日的温和态度, 在石油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 继续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 强硬坚持欧佩克从4月份起再减产100万桶, 再次上演一把“最后的疯狂”。而且在美元兑欧元的汇率跌至

新低的情况下, 欧佩克在 2004 年初为国际原油定价时, 已经把“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作为正式议题加以讨论。事实上, 伊拉克战争带给沙特等海湾产油国的绝对是“石油暴利”。据中油网 2004 年 1 月 19 日消息,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 沙特在 2003 年的石油收入高达 800 多亿美元, 远多于 1998—2002 年的收入。2003 年的前 9 个月, 沙特的 69 家上市公司均获得高额利润,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的净利润达到 12.6 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 1 倍; 沙特 STC 电讯公司净利润达到 17.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9%。但从政治方面看, 美国在伊战后进行的民主化改造战略, 已经使得海湾产油国面临着极端势力颠覆王室统治的危险, 所以沙特等海湾石油富国通过减产提价获得的财富, 最终还是被迫用于防范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所引发的社会民主化张力, 而不是用于维系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海湾国家政府必须有足够多的石油收入来保障大多数国民生活的稳定, 保证他们不会投向极端势力的怀抱。只要想想沙特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大学生无法就业和估计高达 25%~30% 的男性劳动力失业率, 就会清楚为什么沙特冒着让美国不高兴的风险而坚持减产的初衷。

虽然伊战后的石油价格一路走高, 短期内增加了海湾产油国的经济收入, 但从长远看, 由于美国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 加上以大石油公司为背景的布什竞选前景不容乐观, 一旦美国新政府像当年克林顿政府那样对石油市场反应强烈, 沙特这种“多捞一把算一把”的得过且过日子就算过到头了。因此,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在事实上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来足以主宰石油市场的主动权, 其资源型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对海湾国家而言, 石油越来越像一件自杀性武器。海湾国家把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乃至政治的稳定都寄托在石油的出口上。可以断言, 类似 1973 年的石油禁运, 将首先使他们自己受到伤害。”<sup>[6]</sup>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 对外是因为海湾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地位有所下降, 世界石油市场已经日益多元化, 俄罗斯的异军突起就是最好证明; 对内是因为海湾国家大多是“石油财政”, 石油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 不大可能都“铁板一块”地充当某个国家为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行使“石油武器”的牺牲品。因此, 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组织似乎陷入了一种战略上的贫困, 只能在“保”字上做文章, 要么“保价”要么“保产”, 但在整个能源经济态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无论“保价”

还是“保产”, 最终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成功。对沙特来说, 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痛苦现实。而且, 沙特社会的问题还在于: 因为资源配置的片面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人力资源发展的严重滞后等内伤, 石油部门表现为现代化的孤岛。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 恐怕等不到石油资源枯竭之时, 沙特就会由于现代生产方式诸多条件未具备而衰落, 重蹈世界近代史初期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覆辙。<sup>[7] (P338)</sup>

## 二、伊拉克: 欧佩克的最大心病和隐忧

伊拉克曾经是世界的石油生产大国, 虽然探明的石油储量只有 1150 亿桶, 但伊拉克一直实行的是保护性开采政策, 目前尚有 1/3 的国土尚未进行开发, 据说伊拉克的石油储量可达到 2800 亿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伊拉克石油部大楼是美英联军保护最好的设施。战争结束后, “美国无疑将发挥非常强大的影响力。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是, 更新和维修已经老化的设备, 使原油生产能力从现在的每天 200 万桶恢复到海湾战争前的 350 万桶。并且还有一个计划: 尽早引进外资, 开发未开采的主要油田, 把产量扩大到 600 万桶。”<sup>[8]</sup> 在美军伤亡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美国依然顶住压力铁心在伊拉克扶持亲美政权, 其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沙特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sup>[9]</sup> 虽然到目前为止, 伊拉克的原油日产量刚刚接近战前的 200 多万桶水平, 而且一年来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 在国际原油市场发挥正面作用, 给市场信心带来一定打击。但伊拉克的重返国际油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一旦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实现了日产 600 万桶的目标, 它将彻底搅乱国际油市, 美国因之也就多了一张取代沙特、打压欧佩克、制约俄罗斯的“王牌”。

4 月 1 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认为: 欧佩克坚持减产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对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的预期。伊拉克原油产量的不确定性以及伊拉克何时加入欧佩克的限制配额行列, 将是影响未来石油价格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伊拉克是欧佩克最大的心病!” 这是《商业周刊》对欧佩克此次减产真实理由的表述。<sup>[10]</sup> 欧佩克减产的表面理由是美元过去一年对西方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 只有维持较高油价, 才能弥补美元贬值给石油出口国带来的收入损失。但实际上伊战后的欧佩克始终担心, 随着伊拉克和利比亚原油出口的逐步增加, 国际油市供求失衡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如不早作打

算, 5 年前油价崩溃的一幕就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演。因此可以说, 正是伊拉克形势的不确定性成了欧佩克最终“先发制人”执行减产决定的原因: 由于伊拉克战争已经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也由于“反美旗手”利比亚最近向美英的频频示好, 欧佩克希望借此早一步抢占石油市场价格的制高点。但从另一方面看, 欧佩克的减产 100 万桶决定, 却显示着欧佩克对未来国际原油市场一种无法言说的隐忧。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去向已经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在欧佩克中间发挥作用, 则需要欧佩克重新调整内部的限额分配制度, 这可能会使本已复杂的内部矛盾更趋激化; 如果游离于欧佩克之外, 其强大的石油产量和产能将成为欧佩克一个重要竞争对手。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在欧佩克中的配额为 350 万桶/日, 海湾战争后由于联合国实施制裁, 国际社会只允许伊拉克通过约旦从陆路每天出口 7 万桶石油, 其他配额被沙特和科威特等国迅速填补。对海湾产油国而言, 伊拉克的重返国际市场越晚越好, 因为伊拉克一旦恢复石油出口, 就有可能使得石油价格下降并迫使他们减少石油生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 沙特在日产 740 万桶的情况下, 石油价格每桶变化 1 美元, 那就意味着沙特的收入将波动 27 亿美元。事实上, 在伊拉克遭受制裁的 12 年间, 海湾产油国为了阻止联合国同伊拉克达成石油出口协议一直在四处游说, 给联合国提出的恢复伊拉克石油出口条款不断增加新的条件, 以免伊拉克重返国际石油市场而减少他们自己的石油美元收入。<sup>[11] (P138)</sup>

凭借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以色列有望成为海湾石油地缘格局中的一个新生力量。由于自身石油资源的贫乏以及在中东地区相对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使以色列一直渴望能够获得海湾地区廉价的石油。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石油管道是英国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修建的, 它东起伊拉克的摩苏尔, 途经约旦, 西达以色列的海法, 是伊拉克北部石油对外输出最便捷的一条通道。虽然自以色列建国时起这条管道就被废弃了, 但 50 多年以来以色列政府一直念念不忘。两伊战争期间因为叙利亚要封伊拉克的过境管道, 以色列曾就此与伊拉克展开过秘密谈判;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 以色列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将重新打通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石油管道, 使伊拉克的“黑色黄金”源源不断地输往以色列, 从而使得以色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法成为“中东的鹿特丹”。因为绕过了对西方态度不怎么友好的叙利亚, 所以这条管道既符合伊约以三方的

利益, 从石油安全的角度看, 也符合美国和西欧的利益, 他们可能会积极的促成此事。

### 三、伊朗: 博弈在石油政治的“十字路口”

伊朗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其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因为地缘政治因素, 伊朗对于里海和中亚的能源资源开发有着重大的影响, 它把自己视为中亚石油天然气通往世界市场的自然转口线路, 也一直在努力把海湾地区的石油政策与中亚地区的石油政策统一起来。虽然由于美国的制裁, 伊朗暂时还构不成对海湾石油地缘政治的主要威胁, 但从伊朗阿扎德干油田开发招标过程, 就能明显感到伊朗在新一轮能源博弈中的地位和抱负。伊朗的阿扎德干油田是自俄罗斯 1982 年发现普里奥博耶油田以来, 世界上发现的尚未开采的最大油田, 现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约为 260 亿桶, 估计可开采量 50~60 亿桶。2000 年, 日企财团获得了该项目的优先谈判权, 从而也获取了优先开采权。但 2003 年 9 月, 伊朗取消了日本的优先开采权, 宣布该油田将由英国皇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和中国石化总公司中的一家通过竞标获得。但日本的产经大臣平沼赳夫表示, 日本不会放弃获取阿扎德干油田的开发权, 并在随后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此前已经向伊朗支付了 30 亿美元的贷款, 而且因为日本也需要伊朗的原油来保证国家安全。虽然其他公司也表现出很大的诚意, 但伊朗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最终选择了财力雄厚而且在经济上能够真正牵制美国的日本公司。2002 年危机中的萨达姆政权为求自保而与俄罗斯等国签订了 400 亿美元近似卖身的合同, 但在战争爆发时俄罗斯这个黑帮老大却只拿钱不办事。联系到伊战爆发前世界各国对中东国家的态度, 伊朗的选择日本就不仅仅只是对“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手法的运用, 而且饱含了对俄罗斯的不屑和对中法英德等国的不满。

伊朗是一个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国家, 也是一个改革派和保守派激烈斗争的国家。以哈塔米总统为代表的改革派虽然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但保守派却控制着军队、安全和大多数的政府机构。海湾战争后逐渐崛起的伊朗, 开始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及其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利益。德黑兰在伊战后一直在向美国发出微妙信号, 表明它不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 伊朗外长卡迈勒·哈拉齐还驳

斥了伊朗将在混乱不堪的伊拉克引发一场革命的说法,声称:“任何一位伊朗官员都不曾表示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伊朗式政府”。<sup>[12]</sup>无论是在核武器问题上还是在伊拉克的未来问题上,伊朗的务实态度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美国国务卿阿米蒂奇在2003年10月表示,美国拟与伊朗恢复有限接触。在伊朗的巴姆大地震中,美伊两国抛开意识形态开始了初步接触。因此,可以认为伊朗对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关注,只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对话伙伴,它对伊拉克以及对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政策主要着眼点是伊朗的本国利益,而不再以救世主的身份为之送去革命的火种。但另一方面,伊朗在历史上形成的和中东邻国之间的不信任乃至敌对关系,将对海湾地区的稳定蒙上厚厚的阴影,其伊斯兰的神权政体也成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变数,伊朗民众能否给予哈塔米总统足够的时间去推进改革也不得而知。就今天伊拉克什叶派激烈的反美运动而言,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就是他们的榜样,伊朗当代的什叶派神权政体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联系到伊朗对核武器开发的热情,2004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就显得很有些意味深长。一旦伊朗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中东地区的石油安全将会因为“十字路口”的伊朗而变得更加缺乏安全。<sup>[13]</sup>伊朗在参与地区合作和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最值得人们担心的。

#### 四、新石油地缘格局中的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科威特都是未来世界石油供应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科威特的石油探明储量是965亿桶,占世界探明储量的9.2%,科威特拥有的这一巨大资源使得这个面积不到两万平方公里的王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的财政收入需要和产油能力之间有很大差距,它只需动用石油产能的40%就可以满足本国的外汇需求。科威特和沙特一样在确定石油生产水平方面具有较大的伸缩性,成为在石油危机时期能够迅速增加产量和扮演“浮动生产国”角色的两个国家。狭小的国土和有限的人口使科威特成为海湾地区最脆弱的国家之一,安全问题因此也是科威特最至高无上的问题。与伊拉克的纠葛,长期影响到科威特的石油政策趋向。如果1990年科威特没有遭受伊拉克侵略的话,它可能会衣食不愁,但现在它小心积聚起来的钱财都用来为自由化投资了。加之议会与萨巴赫家族以

及家族内部主要成员之间对立造成的政治紧张局面,在这种经济低迷的气氛中,人们都不愿在科威特投资,就连科威特人自己也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虽然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结束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科威特的长期心腹之患,但科威特仍然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和保护。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现实使科威特的石油政策既要兼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又要考虑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可以这么说,科威特要想建立一个不以石油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它要把石油实力转化为政治经济实力的前景也极为渺茫。因此,它总是希望把石油收入尽可能的延伸,以石油实力换取国家安全和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保护,在石油政策上将会继续采取最低产量和最低生产能力的保守主义。<sup>[14] (P172)</sup>而且,科威特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所有权,任何形式或任何企业的开采,都不能改变石油国有的性质,开发商们只能从石油销售利润中获取其所提供的服务费用。伊拉克战争结束一年来国际油价的一路走高,固然有美元贬值和石油市场期货投机的因素,但未必不是沙特和科威特等欧佩克国家实行民族主义石油政策的结果。

阿联酋是由7个较小的酋长国组成的,是世界上拥有碳氢资源较多的国家之一。到2000年末,阿联酋的石油探明储量是978亿桶,占世界探明储量的9.3%,石油资源居世界第三位,同时,阿联酋还拥有世界上第四大的天然气储量。阿联酋在石油出口国组织中排位第四,产量占石油出口国组织总产量的8.6%。到目前为止,阿布扎比是阿联酋最大的石油生产地,占这个国家产量的84%和储量93%以上,是唯一还与国外伙伴保持共享式生产的海湾石油生产者。尽管如此,阿联酋在过去的十年间仍寻求发展多种经营的综合经济,以减轻经济对不稳定石油市场的依赖。从1988年以来,非石油行业占国内总产值(GDP)的比重已有了稳步增长,已从建国时的36%上升到现在的68%。而且,阿联酋还拥有海湾、乃至中东地区最大的转口贸易港——迪拜,是其周边国家乃至中亚、北非地区商品的主要来源。不过,由于石油收入占阿联酋公共收入的75%,这影响到公共支出和私人领域,所以石油仍是其经济的支柱产业。阿联酋在海湾石油地缘中的战略态势和科威特一样,都属于国家太小而需求不大的“低吸收国家”,石油收入和天然气财富一直是维护阿联酋团结的基础。阿联酋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布扎比的统治者如何运用外交和石油财富维

持国家统一的政治技巧。阿联酋的主要威胁来自伊朗,争端的核心是波斯湾中三个岛屿的归属问题。和科威特一样,阿联酋的石油政策也深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安全问题同样要依靠美国提供的保护。

其他的产油国家——巴林、卡塔尔和阿曼,都不是中东地区主要的产油国,在国际石油安全中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但他们的兴衰历史却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中具有警示作用。巴林于1932年成为半岛地区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国家,并在70年代末期因取消外汇管制而迅速发展成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但现在它却成了第一个石油储备枯竭的国家。巴林原来的生活方式也曾像沙特一样慷慨而又奢侈,但从1994年开始出现的动乱使得整个国家都受到震撼。这里面既有要求恢复宪法的政治原因,也有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反对当权的逊尼派王朝的教派原因,同时还有失业率上升(失业人口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等社会原因。随着1999年伊萨埃米尔的去世和新埃米尔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民主措施,这场动乱暂时得以平息。

从短期看,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海湾石油地缘政治,因为有了美国更深入的卷入和参与而显得比以前更加稳定。相应的,美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力也明显增强,如何处理与美国合作将成为海湾产油国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世界石油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固然增加了其控制油价,影响他国经济的可能,但从世界石油市场的经济规律和美国维护“霸权秩序”的政治考虑,也使其不愿看到世界石油秩序的混乱。毕竟,美国是现在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是这种秩序的最坚决维护者。从普世主义的观点看,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海湾六国来说是一种福音。但对两伊而言,因为他们都是海湾地区既有实力又有野心的国家,伊拉克战争因之也相对地增加了海湾地区未来发展

的不确定性。所以,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海湾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依然和过去一样充满了变数,中东地区能源外交棋局将会更加复杂,博弈变数更多。任何一个海湾国家在进行对外能源合作时,都需要在大棋局下做统盘考虑。

#### [参考文献]

- [1] 吴传华. 沙特俄罗斯关系发展的障碍[J]. 西亚非洲, 2002, (5).
- [2] [日] 沙特为何与俄携手[J]. 选择, 2003, (10).
- [3] “普京和布什将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俄新社莫斯科 2003 年 9 月 23 日电。
- [4] [俄] 俄美国绕里海石油管道的争夺[N]. 生意人报, 2002 09 21.
- [5] D. B. Ottaway, R. G. Kaiser, “After Step. 11, 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02.
- [6] 东方晓. 从中东看时代特征的一个侧面[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 (1).
- [7] 彭树智, 王铁铮, 林松业. 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8] [日] 十市勉. 萨达姆之后的新石油地缘政治学[J]. 中央公报, 2003, (4).
- [9] [日] 十市勉. 世界石油供给地图即将出现大改观[N]. 经济学人, 2004 04 13.
- [10] 北斗. 伊拉克战乱局势背后的中东石油冷战[N]. 青年参考, 2004 04 09.
- [11] 安维华, 钱雪梅. 海湾石油新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2] [美] 伊朗的选择——务实的毛拉与美国利益[J]. 国家利益, 2003, (秋季号).
- [13] A·H·Cordesman, “Globalism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CSIS Report, Sept. 2000.
- [14] 吴磊. 中国石油安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张岩林]